

国资企业曲折发展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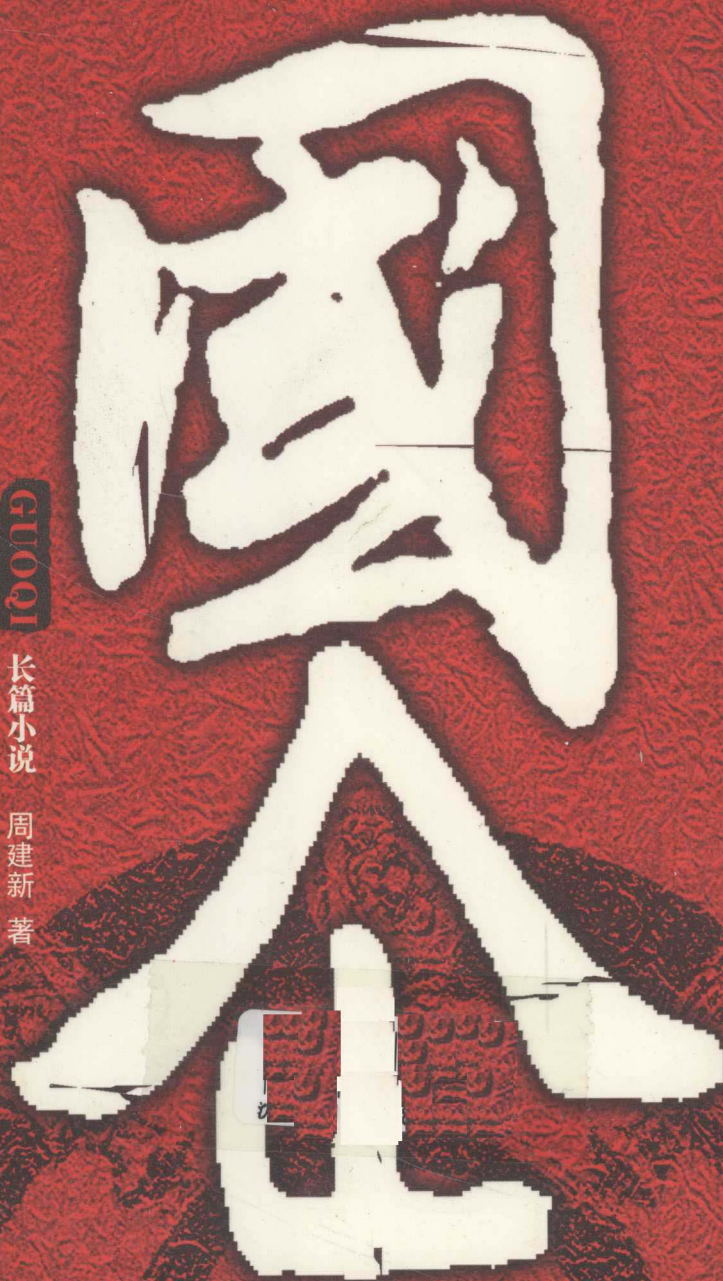
实行转轨改制全部过程

湖南人民出版社

GUOZI

长篇小说

周建新 著



国有企业改制，巨额资产流失，数千工人下岗

包围在各种虚假的繁荣之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资金紧张，贪污盗窃等问题暴露出来……

深刻地展示出一个刀枪不入亦正亦邪的县长  
和一个八面玲珑的商业枭雄之间的残酷斗争





周建新 著

长篇小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企/周建新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38-6328-6

I. 国…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1992 号

## **国 企**

周建新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装 帧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 式 制 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盈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328-6  
定 价: 30.00 元

## 内 容 提 要

丁人众不过是个农家子弟，偶然间成了县委书记陈文佐的秘书，彻底改变了身份。几年后，他丢弃到手的官职，甘愿下到企业当厂长。名为下基层开创业绩，实则抓住了全县的经济命脉。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他抛弃了乡下妻子，与陈文佐做了连襟。在与各种势力的周旋之中，在与商业对手残酷的竞争当中，丁人众渐渐让自己强大起来，啤酒厂的名声也是如日中天。事实上，这个企业，包围在虚假的繁荣之中。

无虑县的新县长于子强一到任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周围也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政治矛盾，为了改变财政的窘迫，他决定卖掉啤酒厂，把它改制成私有企业。丁人众为了把啤酒厂弄到自己的手中，政治施压，金钱铺路，动用了全部智慧，终于获得了成功。

然而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丁人众一下子裁员一千多人，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人勒索他，有人谋杀他，甚至拦住了国家领导人视察的路。

于子强的政府机构改革得罪了一批干部，无虑人到处告状。于子强因拦路告状一事，被调出无虑县去了高级党校学习，没有想到曾被拦住去路的国家领导人居然了解他的甘苦。

# 目 录 >>>

## 第一章 秘书不愿进官场 ..... 1

一个偶然的机会，乡里聘用的农家孩子丁人众，突然改变了身份，成了县委书记陈文佐的秘书。多年以后，他却不要到手的官职，甘愿下到企业当厂长。他名为下基层开创业绩，实则抓住了全县的经济命脉。

## 第二章 无虑的沉浮 ..... 20

一个敢在尸体上喝酒吃肉，一个对全县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一个小河沟里翻船，败给一个无名鼠辈。

## 第三章 进入江山小区 ..... 43

尽管丁人众并不讨厌自己的乡下妻子，可是为了巩固他在县里的势力，毅然与妻子离婚，娶了县委书记陈文佐的小姨子何玉莲，并且住进了无虑县权贵们居住的小区——江山小区。

## 第四章 酒酸了谁管 ..... 64

丁人众不遗余力地壮大啤酒厂，可是，众多的婆婆让他毫无办法，不得不面面俱到地照顾每一方的利益。尽管他制定了铁的纪律，但还是有人把啤酒酿坏了，他也只能虚张声势指东打西地处理。

## 第五章 红得发紫 ..... 88

丁人众充分利用酿坏了的酒，大造严把质量关的声势。企业的声望如日中天，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啤酒厂大红大紫，就连无法生存的县歌舞团，也被啤酒厂“包养”了。啤酒厂成了唐僧肉。

## 第六章 风生水起 ..... 108

失意了的副厂长张迈，被一个乡办啤酒厂相中。张迈另起炉灶，并带走了技术尖子苏雅和，在乡党委书记高声的支持下，向丁人众发起了挑战。丁人众奋起反击，终于抓到了乡办啤酒厂假冒商标的尾巴，开始大做文章。

## 第七章 市场像魔鬼 ..... 130

市场格局，瞬息万变，成本骤增，销路不畅，啤酒行业的竞争白热化。企业内部又产生了摸不得碰不得的“耗子”，内焦外困，怎么办？丁人众干脆将啤酒厂改造成股份制企业，让工人认购股权，募集到了急需的资金。

## 第八章 大意失荆州 ..... 147

千方面计应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抓住了最行之有效的促销手段，丁人众终于抢夺到了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然而，世界上的事儿不都是他总是把别人算计了，他终于让别人算计了，而且算计得非常惨，把他算计进了看守所，他第一次尝到了失势的滋味。

## 第九章 毛嫩的总归毛嫩 ..... 169

水红弄巧成拙，送去十万元钱，丁人众受贿的罪证被证实。丁人众推荐死敌张迈接任自己，众人皆为惊讶，唯有陈文佐认为高明。陈文佐巧打围魏救赵之计，丁人众只承担单位受贿之责，被释放出来。张迈无力支撑庞大的无虑啤酒，弃厂而逃，丁人众重新掌控了无虑啤酒。

## 第十章 无虑来了新县长 ..... 190

新县长是从前老县长的儿子，他带着深邃的思考来到了无虑。激烈的市场竞争过后，丁人众把企业做成了无虑县的衣食父母，然而，内部却是危机重重。新县长干脆对企业进行改制，把丁人众放在火炉上烤。

## 第十一章 寻找软肋 ..... 214

丁人众为了把啤酒厂改制到自己的手中，政治施压，金钱开路，甚至丢掉妻子与情人，他豁出去了一切，高低要把啤酒厂弄到自己手中。在动作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县长于子强的弱点，终于获得了成功。

## 第十二章 讨价还价 ..... 235

丁人众终于成了啤酒厂真正的主人，企业改制成就了他的私有企业，付出的代价是这么多年来攫取来的财富全部被县长于子强榨空了。丁人众不再养一个闲人了，恨不得一个人顶十个人，一下子裁员了一千多人。

### 第十三章 无虑的形象 ..... 255

裁员引发了尖锐的冲突，老厂长尹为群率领离岗工人包围了啤酒厂。丁人众采用离间计，引发暴乱，让警察介入进来，同时又收买了老厂长。秦二虎铤而走险，入室勒索丁人众。与此同时，县长于子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府机构改革。

### 第十四章 永远的甘薯 ..... 275

苏雅和得知有领导人视察市里，组织工人拦住了路，去告状。警察驱散了人群，苏雅和成了通缉犯。无意间苏雅和弄到了手枪，刺杀丁人众时，却误杀了老厂长。于子强因此被调出，去了中央党校去学习，没有想被拦住去路的领导人居然了解他的甘薯。

# 全国

## 第一章

### 秘书不愿进官场

一个偶然的机会，乡里聘用的农家孩子丁人众，突然改变了身份，成了县委书记陈文佐的秘书。多年以后，他却不要到手的官职，甘愿下到企业当厂长。他名为下基层开创业绩，实则抓住了全县的经济命脉。



丁人众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成为陈文佐秘书的，那是丁人众的命运转折点，如果没有那次机会，丁人众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无虑县举足轻重的人物。

那时候，丁人众也就是二十几岁，在离县城最近的城郊乡做团委书记。副县长陈文佐到乡下检查工作，乡里的书记乡长都不善饮酒，就破例让丁人众陪着。中午到食堂就餐，丁人众麻利地布菜敬酒，服务得细致周到，劝酒的话也说得令人心花怒放，酒令行得妙语连珠。陈文佐很欣赏这个小伙子的勤快，说城郊乡慧眼识珠，会选人，县里一大堆秘书，哪个也不如这小伙子，眼睛里有活儿，手脚又麻利，说话成熟，办事机灵。那天，陈文佐的酒喝得恰到好处，是一种令人沉迷的微醺。

下午洗桑拿，乡党委书记和陈县长赤身裸体地相对而坐，他给县长讲了丁人众的两个故事，陈文佐听到后赞不绝口，连说聪明。

第一个故事有关丁人众的童年。童年时的丁人众是家里最不爱劳动的孩子，每逢老爹给他分派活计，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分派给他的兄弟姐妹，老爹最不能容忍孩子逃避劳动，告诫其他儿女，谁帮小老子干活打折谁的腿。这并没有难住小名唤做小老子的丁人众，兄弟姐妹靠不上了，他还有一群小伙伴，小伙伴在他的鼓舞下，常常为他开展劳动竞赛，时常给劳动好伙伴发小红旗。有时，小伙伴们也会翻脸，怨他净用嘴哄人，没有一点儿真的。他就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糖块作为奖品。奖品的来路有些不正，那是偷废铜烂铁换破烂挣来的，他从不偷，够买奖品就够了，即使被人发现，顶多被人揪一顿耳朵罢了，所以，他从来没有不良记录。

劳动是农家孩子的天职，老爹看到小老子藏奸耍滑，大为动怒。为了惩罚这个不爱干活的孩子，老爹把一个最下贱的活计安排给了他，就是每天晚上端尿盆，每天早上泼尿盆。谁要帮他一回就得喝一回尿。

老爹的惩罚过于苛刻，每每到取尿盆和泼尿盆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小老子。兄弟姐妹谁也不肯为小老子喝尿，小伙伴们跟他再铁也不能天天到别人家去给人家端尿盆，传出去没脸见人。于是，端尿

盆成了小众子天经地义的事情。

端得久了，丁人众自然气恼，哥哥姐姐也成了父亲的监工，时间一到，就督促小众子端尿盆。他再气恼也没办法，他实在不敢摔了那个尿盆。丁家的家境贫寒，一个陶制尿盆传了三代，真的毁在小众子的手里，老爹非得把他按在炕上，抡起扫帚疙瘩，把他的屁股打成四月的桃花，甚至是十月的石榴不可。

有那么一天，丁人众从玻璃工拉玻璃得到启示，“吱嘎”一声，拉出道痕迹，双手一掰，玻璃就按照那条线裂开了。那么坚硬的玻璃都能拉开，拉一个泥做的尿盆，还不是易如反掌。丁人众说做就做，选择了家里没人的时候，蹲在臭哄哄的厕所，拿出了一根捡来了的折断了的钢锯条，将玻璃工的操作方式用在了他们家的尿盆上。尿盆的内侧被他用钢锯坚韧的锯条划出了深深的一道印痕，他均匀地用力一掰，尿盆沿着钢锯划出的线齐崭崭地一分为二。丁人众用事先准备好的细线捆好了尿盆，尿盆又“完好无缺”地摆在了厕所旁。

傍晚，丁人众早早地钻进了被窝，脑袋藏进被窝里，不断地用一根马尾巴毛捅自己的鼻子，痒痒得使他接连不断地打喷嚏。老爹进屋后，他央求老爹，让老爹可怜可怜他，感冒这么重，就让老爹替他端一回尿盆吧。老爹不知这是儿子的诡计，伸手去拿尿盆，那根细弱的线承受不住尿盆的重量，突然断裂，另一半尿盆落地摔碎。老爹拿着半截尿盆纳闷地看着，嘴里骂，王八羔子，他端一年多没啥事儿，我端一回就两半了。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丁家又买来了新的尿盆，新尿盆第一次盛满尿的那个早上，丁人众懒洋洋地不肯泼尿，他问老爹说话是否算数，老爹啥时候说话都是铁嘴钢牙，一家之主哪有不算数的时候。丁人众就得意地说，老爹你说过谁替我拿尿盆谁喝尿，你替我端尿盆了，你就得喝回尿，何况老爹弄坏的还是咱家传了三代的尿盆呢。

老爹是他们的爹呀，尽管那都是他儿女们的尿，他也不可能喝下去。于是，丁人众就此为要挟，逼迫老爹改变家规，变老小端尿盆为哥哥姐姐端尿盆，否则，他就像老爹一样，换一个尿盆打碎一个。小众子抓住了“理”，不依不饶地争斗下去，最终赢得了不端尿盆的

胜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不久以前，不过没有第一个故事有意思，或者说丁人众不敢在乡党委面前恶作剧，不过第二个故事给无虑县赢得了难得的荣誉。团市委召开了全市基层团委经验交流会，丁人众是任职最晚的乡镇团委书记，所以不可能先让他谈经验。丁人众坐在后面，闭着眼睛细细地听，看起来是心不在焉，其实他是很用心地听着每个人的汇报。轮到丁人众汇报的时候，他几乎把前面所有人汇报的优点统统归纳成城郊乡团委的工作经验，而且是不拿稿，信口开河地讲下去，即生动有趣儿，又有理有据，听得个与会人员目瞪口呆。会议结束后，团市委做出决定，一个星期后到无虑县城郊乡开现场工作会，向全市推广城郊乡团委的工作经验。

忙碌了三天三夜，城郊乡的团委各项工作安排得和汇报的一模一样了，而且又别出心裁地比汇报的还要多了一些新内容。现场会那天，丁人众神采飞扬，讲得是条条是道，城郊乡一举成名，经验推广到了全省。

乡党委书记说，丁人众这小子，干啥事都干得明明白白，就是整景也整得利利索索，滴水不漏。

陈文佐听得入迷了，连桑拿室的温度降低了也不在乎，直到听完了，他才想起往炭火里加水。桑拿室里腾起了一团团水雾，陈文佐连声说好，不知蒸得舒服还是故事听得舒服，总之特别心满意足。

临别前，陈文佐突然郑重地对乡党委书记说，这个小伙子我要了，我让他当我的秘书。乡党委书记说，恐怕不行。陈文佐说，舍不得？乡党委书记说，他没有干部籍，还是以农代干的临时工呢，不够当秘书的条件。陈文佐说，什么叫条件，条件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我喜欢，这就是条件。

丁人众就这样成了陈文佐的秘书，一跟就是五六年，一直跟到他当县委书记。这期间，丁人众的人事关系七扭八扭地转了几个圈儿，就成了标准的国家干部了。

这几天，县委书记陈文佐家里外头都不省心。

老婆的妹妹何玉莲找他来闹，高低要当县税务局的副局长。何玉莲与他姐姐，也就是陈文佐的夫人是两个类型的人。姐姐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不参政，不多言多语，勤快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和孩子。妹妹却是个天都装不下的人物，哪儿都敢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也都敢干。有人为了巴结县委书记，给她介绍了许多个男人，不是人家嫌她太闹，不像女人，就是她嫌男人不中用。

县里许多人议论何玉莲是玉面妖狐，光生个好容貌，没有好性格，眼看着三十出头了，还没有个正式的家庭。也有人议论说，玉面妖狐是没有男人憋的，脾气是越憋越坏，有个男人搂着她，她才能安稳下来。

现在，何玉莲就在陈文佐的家里，她威胁着陈文佐，不答应她当税务局的副局长，就钻姐夫的被窝，让全县人都知道县委书记睡了小姨子。

陈文佐当时就烦了，他瞅了眼何玉莲，干脆把眼睛闭上，不让小姨子进入他的眼睛。

白天的时候，陈文佐摊了件闹心事儿，他带着县委一班人到啤酒厂调研，让厂长尹为群给撅那儿了，连个台级都没下来。其实，那也不叫什么调研，只不过这么说好听，就这么屁崩大的小县城，谁不知道谁呀，领导下去调研，就等于下去做指示去了。

事先，陈文佐翻了许多报纸，找了许多时髦的新词儿，就到了啤酒厂。尹为群汇报的主要是数据，并且所有的数据都是实实在在，都不能振奋人心，都不会让人们心花怒放。陈文佐生气了，批评了啤酒厂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去充分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墨守成规，离县委的要求越来越远。

陈书记批评啤酒厂的时候，厂长尹为群与陈书记坐在同一方向，当然看不到尹厂长已经把眼睛瞪成了张飞，拳头都攥紧了，几次跃跃欲试地想站起来。坐在对面靠后记录的丁人众悄悄做了个暂停的手势，示意陈书记话到嘴边留半句。

可是，陈书记的那半句没有留，快要收尾的话被尹为群的大手阻止了。尹为群抓住了陈文佐的脖领子，抢了好几个来回，最终将他推

出了会议室，骂了一句放屁。

沈伯坚离开无虑这几年，尹为群几乎处处和陈文佐作对，把啤酒厂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但不听他的，还经常和他顶嘴，这一次，干脆和他动起了手。堂堂县委书记让下属这么对待自己，不但让人骂了，还被拎着脖领子，推出了会议室，传出去威信何在。

尽管陈文佐的几个随行人员对此讳莫如深，都想保住领导的面子，保住自己的面子，可这次尹为群没丢面子，谁能管得住尹为群的嘴呢，没准儿他会以此为荣，到处宣扬呢，就像许多年前，他拿老县长的尸体当餐桌，把酒肉摆上去，大吃二喝。

陈文佐讨厌尹为群，却始终抓不住尹为群的把柄，他一方面怕得罪市委副书记沈伯坚，因为沈伯坚当无虑县委书记时，视尹为群为掌上珠，真的霸王硬上弓，把尹为群拿下，沈伯坚怪罪下来，没法交代，另一方面，像尹为群这样，对啤酒酿造工艺烂熟于心，又会经营和管理的人才，在无虑县确实挑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他对尹为群如此软弱的重要原因。如何彻底整治住尹为群他还一筹莫展，尹为群毕竟是名噪一时的企业家，拿下他总归要有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吧。

何玉莲见姐夫没言语，心事重重地想别的有事情，立刻发起了脾气，质问着陈文佐：

“你心里有没有我？”

陈文佐醒过腔来，他说：“玉莲，人要知足，你原来连个工作都没有，是我送你到乡下当民办教师，想方设法让你转了正，又调回县里。你说教书费劲，我就让你到教委，你说教委穷，没意思，我又送你到税务局。没有我这当个小官的姐夫，你到市场上卖菜去吧，有什么资格争副局长。”

何玉莲吵闹起来，姐夫揭了她的底让她很恼火，她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得到的也都是应该的，自己就是块当官的料，是姐夫再三阻拦，她才未能如愿。何玉莲开始脱衣服了，姐姐伸手拦也拦不住，不答应让她当副局长，她就往姐夫怀里扑。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何玉莲暂停了她的作闹。陈文佐示意了下



夫人，夫人打开对讲开关，问：

“谁？”

对讲门铃上的喇叭中传来丁人众的声音：“是我，何姨。”

不愧为心腹秘书，这么及时地登门造访。陈文佐呼出了一口气，终于来了救驾的，何玉莲再能闹，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闹他。

丁人众来陈文佐的家从没有空手的时候，不管礼物薄厚心意总是要表，否则进了人家的门，光秃秃地空着两只手，实在是难看。前一段日子，陈文佐的夫人总是说身体力气不足，腰酸腿疼，做了体检，又没病，找个老中医号脉，是肾阳不足。丁人众过世的母亲从前也好腰酸腿疼，用焙干的黄藤子泡水喝总能缓解一些。从前，庄稼地里的大豆秧深受其害，黄黄地一片，缠得豆秧叶枯根烂。自从化肥农药进了庄稼地，这种植物突然消失在农田里，山上野生的也极为罕见。因为这种生长起来不依赖根须的植物，对攀附植物的要求非常苛刻，几乎是非豆科植物不攀。因此，如今寻找起来竟非易事了。丁人众将自己的妻子和老迈的父亲发动起来，荒郊野岭地去寻觅，历时半个多月，才采来焙干后仅几两重的黄藤子。

中医将这味药称为菟丝子，是一种较为罕见的靠吃植物为生的植物。

丁人众教陈文佐的夫人如何用水煎制黄藤子的时候，何玉莲坐在一旁不时地用眼角瞥着丁人众。这么多年来，何玉莲在男人群中东挡西杀，没遇到过几个出类拔萃的男人。最近，她对丁人众有些关注了，以前她并没怎么注意姐夫身边这个从农村来的秘书，接触熟了后，她才发现，像丁人众这样即会体贴人又不失男子汉风范的人实在是不多见。

夫人按照丁人众的说法去厨房煎药了，陈文佐面沉似水地冲何玉莲摆下手，示意她走出客厅。何玉莲很想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之中去，看到当县委书记的姐夫对她满脸的不悦，很不情愿地站起来，留恋地瞅一眼丁人众，离开了客厅，去陪姐姐去了。何玉莲这么给姐夫面子，除了不想把姐夫惹急了，最重要的是给丁人众的面子，她不想把

一个胡搅蛮缠的形象留给丁人众。

隔了好一会儿，丁人众很为难地开了口，他说：

“陈书记，我想到基层去，做出一番业绩。”

陈文佐睁大眼睛看着丁人众，不知丁人众为什么想离开自己，他心里从没有把丁人众放下去的打算，即使放下去，也要放到自己身边，弄个县委办副主任之类的职务。但又一想，他也理解了丁人众，不知不觉地，丁人众在身边好多年了，同期的秘书早就派下去任职了，有的已经成了乡下名震四方的诸侯，成了副县级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只有丁人众，从来没提起过下去任什么什么职务，选一个什么什么肥缺，有名有利地大干一番，自己身边再缺得心应手的秘书，也不把人家捆绑到老啊，也该让人家下去了。

沉思了片刻，陈文佐说：“县委办暂时还没有副主任的空额，你先到税务局做副局长吧，适当的时候，我再把你调回我身边，直接做县委办的主任，有你在身边，我放心。”

丁人众摇了摇头，他说：“各部委办局我都不去。”

陈文佐说：“那就一步到位，你任选一个小一点的乡镇当行政一把手，过个一年半载的过渡到乡镇党委书记，你还年轻，政治前途无量啊。”

丁人众又摇摇头，他说：“陈书记，我知道你很关心我的政治前途，可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当多大的官儿，而在于干多大的事儿，你放我到企业，我想干实业。”

陈文佐说：“别瞎闹，市场无情，我不同意你下海。”

丁人众说：“我不是想下海，你是我一生中的知遇恩人，关键时刻，我得下去报恩，我要到啤酒厂当厂长，尹为群的干法离县委越来越远，长久下去啤酒厂非成独立王国不可，我要下去纠偏，让啤酒厂回到县委的怀抱，回归到您的指挥棒下。”

陈文佐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丁人众的肩膀，说：

“好，我没白培养你。”

丁人众说：“我知道，我去啤酒厂是背水一战，你会看到一个更出色的我。”

陈文佐忽然收起了笑容，他不无担忧地说：

“你这个办法虽然很好，可你想没想过，我得怎么安排尹为群？和他意见不一致他都敢拎我，真的免了他，他不得闹上天，无虑县又该鸡犬不宁了。再说了，我得怎么向市委副书记沈伯坚交代？”

丁人众说：“他再能闹也是孙悟空，你再忍让也是如来佛，厂长的位置是尹为群的金箍棒，没有了金箍棒，尹为群的猴戏就不灵了。”

陈文佐说：“尹为群毕竟为建啤酒厂立了汗马功劳，拿掉他总要有个充足的理由，不能让大家认为因为对我有成见，拎了我一回脖领子，我小肚鸡肠了，心里容不下人了，高低要拿掉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丁人众说：“我有个办法，既能拿掉他，又让他无话可说。”

陈文佐说：“你小子总有鬼点子，说出来，我听听。”

丁人众说：“县里马上要开人代会了，还要补选一名副县长，就让尹为群做差额，让他和李文和争这个位置，这样即抬举了他，又让他选不上。落选之后，把一个不重要又体面一些的职务让给他，比如科协主席之类的。”

陈文佐说：“万一让尹为群选上了呢，那不更麻烦。”

丁人众说：“他不可能选上，许多科局和乡镇的一把手都想把自己没有工作的孩子送进啤酒厂上班，尹为群愣是不要，还把那些名单撕了，他这么伤众，能有几张选票？再者说了，李文和早就知道自己是候选人，该拉的选票早就拉了，该送的人情也都送了，你给他配的竞争对手，即不会四处寻找人脉，更没有当官的野心，在代表中又没有人缘，这样的竞争对手，简直是天赐的，不管谁想当副县长，配上这样的一个差额，都是天大的福分，将来他当上了副县长也会对你忠心不二。”

陈文佐说：“好，你小子够聪明。”

丁人众接着说：“县里不是有两个送省委党校学习的名额吗，你让他们俩同时去学习，趁着他们不在，同时免了他们俩的现任职务，理由是为了保证选举的公正性，预防选举时利用手中的财权拉选票。李文和当选那是揣在兜里的事儿，肯定不在乎丢掉那几天的官儿，尹

为群就不同了，丢掉了啤酒厂，他就丢掉了一切，即使是闹也没有了闹的本钱，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闹得天崩地裂也没用，只要你这个如来佛不动，他就甭想翻身。至于沈书记，你完全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应付，那就是本来是让李文和当差额，谁想到票没人多，落选了，我也想让一个懂工业懂经济的人当副县长，可代表们不支持他，我又有什么办法，总不至于违反组织原则吧。反正沈书记对你有成见，惹一下他，也是一块试金石，他要是反应强烈，那就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他要是不动声色，那也是正中下怀，尹为群在无虑别想有出头之日了。”

陈文佐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然后，他站了起来，拍着丁人众的肩头，说：

“你真是我的智囊啊。”

傍晚，陈文佐留丁人众吃顿家宴。丁人众跟随陈文佐多年，几乎是形影不离，却从来没有吃过陈书记的家宴。家宴，意味着丁人众就像是家里人一样亲近了。事实上，陈文佐除了表示亲近外，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只要丁人众不离开家门，小姨子何玉莲就没法闹着和他要官了。

家宴上，何玉莲十分活跃，频频敬酒，尽显酒场女英雄的本色。陈文佐并不理会何玉莲如何劝酒，我行我素地慢饮。丁人众很懂得照顾女性，不想让何玉莲在酒场上显出冷落，很有分寸地应和着。酒宴间，陈文佐不断夸奖丁人众为人机智，处事灵活，成熟老练，又具有大将风范，是个不可多得的政界人才，却从来不向组织伸手要官。言外之意，他也是告诫何玉莲，不要到处伸手。

何玉莲一撇嘴，对丁人众说，她姐夫最没人情味儿了，最六亲不认，鞍前马后跟随他多年的人他不提拔，死心塌地跟随他的秘书他不管不顾，东挡西杀到处维护他威信的亲小姨子他不给应该给的位置，那些和他从前有过嫌隙的人，他倒重用人家，拎着他脖领子，让他威风扫地的人，他却毫无办法，他是个没用的官儿，也是个交不下的官儿。